

上蔡语录 宋 曾恬

提要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跋

提要

《上蔡语录》三卷，宋曾恬、胡安国所录谢良佐语，朱子又为删定者也。良佐字显道，上蔡人。登进士第。建中靖国初，官京师。召对忤旨，出监西京竹木场。复坐事废为民。事迹具《宋史道学传》。恬字天隐，温陵人。安国有《春秋传》，已着录。是书成于绍兴二十九年，朱子年三十岁，监潭州南岳庙时。生平论着，此为最早。据朱子后序称，初得括苍吴任写本一篇，皆曾天隐所记。最后得胡文定公写本二篇，凡书四篇，以相参校。胡氏上篇五十五章，记文定公问答。下篇四十九章，与版本、吴氏本略同，然时有小异。辄因其旧，定着为二篇。独版本所增多，犹百馀章，或失本旨杂他书。其尤者五十馀章，至诋程氏以助佛学，辄放而绝之。其余亦颇刊去，而得先生遗语三十馀章别为一篇，凡所定着书三篇云云。是朱子于此书芟薙特严。后干道戊子，重为编次，益以良佐与安国手简数条，定为今本。又作后记，称胡宪于吕祖谦家得江民表《辨道录》，见所删五十馀章，首尾次序，无一字之差。然后知果为江氏所著，非谢氏之书。则去取亦为精审。观《语录》称某二十年前得《上蔡语录》观之，初用朱笔画出合处；及再观则不同，乃用粉笔；三观则又用墨笔。数过之后，全与原看时不同。则精思熟读，研究至深，非漫然而定也。良佐之学，以切问近思为要。其言论闳肆，足以启发后进。惟才高意广，不无过中之弊。故《语录》云：看道理不可不仔细。程门高弟如谢上蔡、游定夫、杨龟山，下梢皆入禅学去。又云：上蔡《观复斋记》中说道理皆是禅底意思。又云：程子诸门人，上蔡有上蔡之病，龟山有龟山之病，和靖有和靖之病，也是合下见得不周偏，差了。其论皆颇以良佐近禅为讥。然为良佐作《祠记》，则又云以生意论仁，以实理论诚，以常惺惺论敬，以求是论穷理，其命意皆精当。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，尤得明道教人之纲领。乃深相推重。盖良佐之学，醇疵相半，朱子于《语录》举其疵，于《祠记》举其醇，似矛盾而非矛盾也。合而观之，良佐之短长可见矣。

卷一

问：学佛者欲免轮回超三界，于意云何？曰：是有利心私而已矣。轮回之说信然否？曰：此心有止〔凡人虑事心先困，故言有止〕，而太虚决，知其无尽，必为轮回。推之于始，何所付受，其终何时间断也。且天下人物各有数矣。

孔子曰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于天之将丧斯文下便言后死者，不得与于斯文，则是文之兴丧在孔子，与天为一矣。盖圣人德盛，与天为一，出此等语，自不觉耳。孟子地位未能到此，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？听天所命，未能合一。〔明道云〕

问：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，如何是尽其心？曰：昔有人问明道先生，何如斯可谓之恕心，先生曰充扩得去则为恕心。如何是充扩得去底气象？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充。扩不去时如何？曰天地闭贤人隐。察此可以见不尽矣。

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孟子曰难言也，明道先生云只他道个难言也，便知这汉肚里有尔许大事。若是不理会得底，便撑拄胡说将去。气虽难言，即须教他识个体段始得。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。配义与道者，将道义明出此事。

人有智愚之品不同，何也？曰：无气禀异耳。圣人不忿疾于顽者，悯其所遇气质偏驳，不足疾也。然则可变欤？曰：其性本一，何不可变之有？性本体也，目视耳听手举足运，见于作用者心也。自孟子没，天下学者向外驰求，不识自家宝藏，被他佛氏窥见一斑半点，遂将擎拳竖脚底事把持在手，敢自尊大，轻视中国学士大夫，而世人莫敢与之争，又从而信向归依之。使圣学有传，岂至此乎！

心者何也？仁是己。仁者何也？活者为仁，死者为不仁。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，谓之不仁。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，言有生之意。推此，仁可见矣。学佛者知此谓之见性，遂以为了，故终归妄诞。圣门学者见此消息，必加功焉，故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，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。仁操则存，舍则亡，故曾子曰，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。出辞气者，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也。以私意发言，岂出辞气之谓乎？夫人一日间颜色容貌，试自点检，何尝正何尝动，怠慢而已。若夫大而化之，合于自然，则正动出不足言矣。

仁者天之理，非杜撰也。故哭死而哀，非为生也；经德不回，非干禄也；言语必信，非正行也。天理当然而已矣。当然而为，是为天之所为也。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，克己复礼无私心焉，则天矣。孟子曰，仁人心也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则知天矣〔语原本作行，人心原本作心人，今据孟子改正〕

人之气禀不同，颜子似弱，孟子似强。颜子具体而微，所谓具体者，合下来有恁地气象，但未彰着耳。微如易知微知彰微显阐幽之微。孟子强勇，以身任道，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所至王侯分庭抗礼，壁立万仞，谁敢正觑着。非孟子恁地手脚，也撑拄此事不去。虽然，犹有大抵气象，未能消磨得尽。不然，藐大人等语言不说出来。所以见他未至圣人地位。

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，当时诸国君相怎生当得圣人恁地礼数，是他只管行礼，又不与你计较长短，与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，与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，冕者瞽者见之便作过之便趋，盖其德全盛，自然到此，不是勉强得出来气象，与孟子浑别。孟子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，犹自参较彼我，未有合一底气象。

颜子学得亲切，如孟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，无限量也。以见圣人之道，大瞻之在前即不及，忽焉在后又蹉却。以见圣人之道中观此一段，即知颜子看得来亲切，博我以文，便知识广，约我以礼，归宿处也。

横渠教人以礼为先，大要欲得正容谨节，其意谓世人汗漫无守，便当以礼为地教他，就上面做工夫。然其门人下稍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行得来困无所见处，如吃木札相似，更没滋味，遂生厌倦。故其学无传之者。明道先生则不然，先使学者有知识，却从敬入。予问：横渠教人以礼为先，与明道使学者从敬入，何故不同？谢曰：既有知识，穷得物理，却从敬上涵养出来，自然是别。正容谨节，外面威仪，非礼之本。

横渠尝言，吾十五年学个恭而安不成。明道曰，可知是学不成，有多少病在。谢子曰：凡恭谨必勉强不安，安肆必放纵不恭，恭如勿忘，安如勿助长。正当勿忘勿助长之间，须子细体认取。

所谓有知识须是穷物理，只如黄金天下至宝，先须辨认得他体性始得，不然被人将鍤石来唤作黄金，辨认不过便生疑惑，便执不定。故经曰，物格然后知至，知至然后意诚，所谓格物穷理，须是识得天理始得。所谓天理者，自然底道理，无毫髮杜撰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隐之心，方乍见时其心怵惕，所谓天理也。要誉于乡党朋友，内交于孺子父母兄弟，恶其声而然，即人欲耳。天理与人欲相对，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，存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，天理灭矣。任私用意，杜撰做事，所谓人欲肆矣。故庄子曰去智，与故循天之理。若在圣人分上，即说循字不着，勿忘又勿助长，正当恁地时，自家看取，天理见矣。所谓天者理而已，只如视听动作，一切是天，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，天讨有罪便五刑五用，浑不是杜撰做作来。学者直须明天理为是，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。不然，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见解，欺诳众生识得天理，然后能为天之所为。圣门学者为天之所为，故敢以天自

处。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。明道尝曰，吾学虽有所受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。

伊川才料大，使了大事，指顾而集，不动声色。何以验之？曰：只议论中便可见。陝西曾有议欲罢铸铜钱者，以谓官中费一贯铸得一贯为无利，伊川曰：此便是公家之利，利多费省。私铸者众，费多利薄，盗铸者息。盗铸者息，权归公上，非利而何？又曾有议解盐抄欲高其价者，增六千为八千，伊川曰：若增抄价，卖数须减。盐出既众，低价易之，人人食盐，盐不停积，岁入必敷。已而增抄价，岁额果亏，减之而岁入溢。温公初起时欲用伊川，伊川曰：带累人去。里使韩富在时，吾犹可以成事。后来温公欲变法，伊川使人语之曰：切未可动着，即三五年不能定。疊去未几变之，果纷纷不能定。

王荆公平生养得气完，为他不好做官，职作宰相，只吃鱼羹饭，得受用底不受用，缘省便去就自在。尝上殿进一札子拟除人，神宗不允，对曰：阿除不得。又进一札子拟除人，神宗亦不允，又曰：阿也除不得。下殿出来便乞去，更留不住。平生不屈也奇特。

问温公所学如何，谢曰：曾作中庸解，不晓处阙之。或语明道曰：阙甚处？曰：如强哉矫之类。明道笑曰：由自得里，将谓从天命之谓性处便阙却。吕微仲何如？谢子曰：他不合尚有贵贱相态在，不是。明道尝曰：宰相吕微仲须做只是这汉俗。吕晋伯甚好，但处事太烦碎，如召宾客食，亦须临时改换食次。吾尝语之曰：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，只为定故也。凡事皆有恁地简易不易底道理，看得分明，何劳之有？易曰易简，而天下之理得。晋伯甚好学，初理会仁字不透，吾因曰：世人说仁，只管着爱上，怎生见得仁？只如力行近乎仁，力行关爱甚事？何故却近乎仁？推此类具言之，晋伯因悟，曰：公说仁字，正与尊宿门说禅一般。晋伯兄弟中皆有见处，一人作诗咏曾点事，曰：函丈从容问且酬，展才无不至诸侯，可怜曾点唯鸣瑟，独对春风咏不休。一人有诗曰：学如元凯方成癖，文到相如反类俳。独立孔门无一伎，只传颜子得心斋。

邵尧夫直是豪才，尝有诗云：当年志气欲横秋，今日看来甚可羞。事到强为终屑屑，道非心得竟悠悠。鼎中龙虎忘看守，碁上山河废讲求。又有诗云：斟有浅深存燮理，饮无多少系经纶。卷舒万古兴亡手，出入千重云水身。此人在风尘时节，便是偏霸手段。学者须是天人合一始得。邵尧夫有诗云：万物之中有一身，一身中有一乾坤，能知造化备于我，肯把天人别立根。天向一中分体用，人于心上起经纶，天人安有两般义，道不虚行只在人。问此诗如何？曰：说得大体亦是，但不免有病，不合说一中分体用。又问曰：此句何故有病？谢子因曰：昔富彦国问尧夫云，一从甚处起？邵曰，公道从甚处起？富曰

，一起于震。邵曰，一起于干。问两说如何？谢曰：两说都得。震谓发生，干探本也。若会得天理，更说甚一二。

问尧夫所学如何？谢曰：与圣门却不同。问何故却不同？曰：他也只要见物理到逼真处，不下工夫便差却。何故却不着工夫？曰：为他见得天地进退万物消息之理，便敢做大。于圣门下学上达底事，更不施工。尧夫精易之数，事物之成败始终，人之祸福修短，算得来无毫髮差错，如措此屋，便知起于何时，至某年月日而坏，无不如其言。然二程不贵其术，尧夫吃不过，一日问伊川曰：今岁雷从甚处起？伊川曰：起处起。如尧夫必用推算，某更无许多事。邵即默然。邵精于数，知得天地万物进退消长之理，便将此事来把在掌握中，直敢做大，以天自处。如富彦国身都将相，严重有威，众人不敢仰视，他将做小儿样看，直是不管你，也可谓豪杰之士〔仰下原本有观字，今从言行录〕。

学者须是胷怀摆脱得开，始得有见。明道先生在鄂县作簿时，有诗云：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旁人不识予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看他胸怀，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。先生又有诗云：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窗日已红。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。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豪雄。问周恭叔恁地放开如何？谢曰：他不是摆脱得开，只为立不住便放却，忒早在里。明道问摆脱得开，为他所过者化。问见个甚道理便能所过者化？谢曰：吕晋伯下得一转语好，道所存者神，便能所过者化。所过者化，便能所存者神。横渠云：性为能存神，物为能过化。甚亲切。

古诗即今之歌曲，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动，至学诗却无感动，兴发处只为泥却章句故也。明道先生善言诗，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，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，便使人有得处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，道之云远曷云能来，思之切矣终曰百尔君子不知德行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。归于正也。诗云：鸢飞戾天鱼跃于渊，犹韩愈谓鱼川泳而鸟云飞，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。诗人之意言如此气象，周王作人似之。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，犹孟子所谓必盖世底功业，如太空中一点云相似，他把做甚么。如子路愿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无憾，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。颜子早是叅彼己。孔子便不然，老者合当养底便安之，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自然合做底道理，便是天之所为，更不作用。

余问：佛说直下便是动念即乖，如何？谢子曰：此是乍见孺子己前底事。乍见孺子底吾儒唤做心，他便唤做前尘妄想，当了是见得大高。吾儒要就上面体认做工夫，他却一切埽除却，那里得地位进步？佛家说大乘顿教一闻便悟，将乍见孺子底心一切埽除，须是他颜雍己上底资质始得。颜子欲要请事斯语

，今资质万倍不如，他却便要一切埽除，怎生得且如乍见孺子底心生出来？便有是自然底天理，怎生埽除得去？佛大槩自是为私心，学佛者欲脱离生死，岂不是私？只如要度一切众生，亦是为自己发此心愿。且看那一个不拈香礼佛？儒者直是放得下无许多事。

谢子曰：术者处事之名，人涉世欲善处事，必先更历天下之事，事既更历不尽，必须观古人准则，只读左传亦可以见矣。如隐公欲为依老之计，或劝之即真公以诚告之，其人不自安反见杀，隐公失之不早决断耳。推此类可以见其余。

谢子与伊川别一年，往见之，伊川曰：相别又一年，做得甚工夫？谢曰：也只是去个矜字。曰：何故？曰：子细检点，得来病痛尽在这里。若按伏得这个罪过，方有向进处。伊川点头，因语在坐同志者曰：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。余问：矜字罪过，何故恁地大？谢子曰：今人做事，只管要夸耀别人耳目，浑不关自家受用事。有底人食前方丈，便向人前吃只蔬食，菜羹却去房里吃，为甚恁地。

游子问谢子曰：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？谢子谓胡子曰：可谓切问矣。胡子曰：何以答之？谢子曰：实向他道，就上面做工夫来。胡子曰：如何做工夫？谢子曰：凡事须有根，屋柱无根折却便倒，树木有根虽剪枝条，相次又发。如人要富贵，要他做甚？必须有用处寻讨要用处，病根将来斩断便没事。

色欲想已去多时？曰：伊川则不絕，某则断此二十来年矣。所以断者，当初有为之心多，欲有为则当强盛方胜任得，故断之。又用导引吐纳之术，非为长生如道家也，亦以助养吾浩然之气耳。气强则胜事，然色欲自别当作两般理会。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，色出于心，去不得。淫出于气。又问于势利如何？曰：打透此关十余年矣。当初大故做工夫，拣难舍底弃却。后来渐渐轻，至今日于器物之类，置之只为合要，却并无健羨底心。

余问死生之说，谢子曰：人死时气尽也。曰：有鬼神否？谢子曰：余当时亦曾问明道先生，明道曰，待向你道无来，你怎生信得？及待向你道有来，你但去寻讨看。谢氏曰：此便是答底语。又曰：横渠说得来别这个，便是天地间妙用。须是将来做个题目入思议始得。讲说不济事。曰：沉魂滞魄影响底事如何？曰：须是自家看得破始得。张亢郡君化去，尝来附语，亢所知事皆能言之。亢一日方与道士围碁，又自外来，亢欲接之，道士封一碁子，令将去问之。张不知数便道不得，乃曰，许多时共你做夫妇，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说，我今后更不来。又如紫姑神不识字底，把着写不得，不信底把着写不得，推此可以见矣。曰：先生祭享鬼神则甚？只是他意思别，三日斋五日戒，求诸阴阳四方上下，盖是要集自家精神，所以格有庙，必于萃与涣言之。如武王伐商，所过名

山大川致祷，山川何知？武王祷之者以此。虽然如是以为有亦不可，以为无亦不可，这里有妙理于若有若无之间，须断置得去始得。曰：如此却是鹞突也。谢子曰：不是鹞突，自家要有便有，自家要无便无始得。鬼神在虚空中辟塞满，触目皆是，为他是天地间妙用，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。

知命虽浅近也，要信得及，将来做田地，就上而下工夫。余初及第时，岁前梦入内庭，不见神宗而太子涕泣。及释褐时，神宗晏驾哲庙嗣位，如此事直不把来草草看却。万事真实，有命人力计较不得。吾平生未尝干人，在书局亦不谒执政，或劝之，吾对曰，他安能陶铸，我自命。若信不及，风吹草动便生恐惧忧喜，枉做却闲工夫，枉用却闲心力。信得命及，便养得气不折挫。

谢子曰：道须是下学而上达始得。不见古人就洒埽应对上做起。曰：洒埽应对上学，却似太琐屑，不展拓。曰：凡事不必须要高远，且从小处看，只如将一金与人与将天下，与人虽大小不同，其实一也。我若有轻物底心，将天下与人如一金与人相似；我若有吝底心，将一金与人如天下与人相似。又若行千尺台边，心便恐惧；行平地上，心却安稳。我若去得恐惧底心，虽履千仞之险，亦只与行平地上一一般。只如洒埽，不着此心怎洒埽得？应对不着此心怎应对得？故曾子欲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，为此。古人须要就洒埽应对上养取诚意出来。

问求仁如何下工夫，谢曰：如颜子视听言动上做亦得，如曾子颜色容貌辞气上做亦得。出辞气者，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。今人唱一喏，不从心中出，便是不识痛痒。古人曰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不见不闻不知味，便是不仁，死汉不识痛痒了。又如仲弓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但存得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底心在，便是识痛痒。

子路百世之师，拣难割舍底要不做便不做，故孟子将来与舜禹作一处举杨

横渠以礼教人，明道以忠信为先。

近道莫如静斋，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静也。心之穷物有尽而天者无静，如之何？包之此理，有言下悟者，有数年而悟者，有终身不悟者。

或问吕与叔，问常患思虑纷扰，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则自然不纷扰，何谓敬？谢子曰：事至应之，不与之往，非敬乎？万变而此常存，奚纷扰之有？夫子曰事思敬，正谓此耳。

观盥而不荐洁其诚矣，何必荐也。此所以为神道设教，孔子不欲观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此也。

食正欲饱，居正欲安。无求饱求安之心可也。敏于事则如天运而不息，慎于言则正辞气而出之也。就有道而正焉，非忘我者不能。

颜子扩充其学，孟子能为其大。孟子之才甚高，颜子之学粹美。

血气之属有阴阳牝牡之性，而释氏絶之。何异也？释氏所谓性，乃吾儒所谓天。释氏以性为日，以念为云，去念见性，犹披云见日。释氏之所去，正吾儒之当事者，吾儒以名利闕为难透，释氏以声色闕为难透，释氏不穷理，以去念为宗，释氏指性于天，故蠢动含灵，与我同性。明道有言，以吾儒观释氏，终于无异，然而不同。

谢子曰：吾尝习忘以养生。明道曰：施之养生则可，于道有害。习忘可以养生者，以其不留情也，学道则异于是。夫必有事焉而勿正，何谓乎？且出入起居宁无事者，正心以待之，则先事而迎，忘则涉乎去，念助则近于留情，故圣人之心如鉴，孟子所以异于释氏心也。

子开有大臣气象，不以言色假人。

动而不已其神乎，滞而有迹其鬼乎。往来不息神也，摧仆归根鬼也。致生之故其神，致死之故其鬼。不神何也？人以为神则神，以为不神则不神矣。知死而致生之不智，知生而致死之不仁。圣人所以神明之也。

礼者摄心之规矩循理而天，则动作语默无非天也。内外如一，则视听言动无非我矣。

德可以易言邪，动容周旋中礼，圣人之事也。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，止曰有德为天下之大恶，止曰失德故礼乐，皆得谓之有德鬼神之为德盛矣乎。

养气延年则人胜天矣，曰不外乎一气耳。

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蔽，蒙不通者，包之顺从者纳之而不拒，子克家之道也。舜不藏怒宿怨，包蒙也。以爱兄之道来诚信而喜之，纳妇也。

凡事只是积其诚意，自然动得。

苗履见伊川，语及一武帅。苗曰：此人旧日宣力至多，今官高而自爱，不肯向前。伊川曰：何自待之轻乎，位愈高则当愈思所以报国者，饥则为用，饱则扬去，是以鹰犬自期也。

申颜自谓不可一日无侯无可，或问其故，曰：无可能攻人之过，一日不见，则吾不得闻吾过矣。

谢子曰：人不可与不胜己者处，钝滞了人。

或问刘子进乎，曰：未见他有进处。所以不进者何？只为未有根。因指庭前醯醢曰：此花只为有根，故一年长盛如一年。何以见他未有进处，不道全不进，只他守得定，不变却，亦早是好手。如康仲之徒，皆忘却了。

事父母有轻重否？曰：无轻重。曰：父母所见不同，从父而母不悦，顺母

而父不悦，则如之何？曰：凡人子之所欲固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，苟欲两顺之，独无方便乎？若不以亲之心为心，非孝也。予曰：亲之心或有逆于义理，则亦以亲之心为心乎？曰：未论到此，但只尽自家爱亲之心。苟尽矣，或得罪于乡党州闾，则归之，无可奈何耳。所以从兄者，为爱亲也。故从此推去，至于兼爱万物。

问太虚无尽心有止，安得合一？曰：心有止，只为用他。若不用则何止？吾丈莫已不用否？曰：未到此地，除是圣人便不用。当初曾发此口，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。曾往见伊川，伊川曰，近日事如何？某对曰，天下何思何虑？伊川曰，是则是有此理，贤却发得太早。在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？曰，见得这个事，经时无他念，接物亦应副得去。问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转却？曰，当了终须有不透处，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，便入禅家去矣。伊川直是会锻炼得人，说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。问：闻此语后如何？曰：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，始初进时速，后来迟，十数年过却如梦。问何故迟？曰：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，然此二十年闻见知识却煞长。明道曰贤看某如此，某煞用工夫，见理后须放开，不放开只是守，开又近于放倒，故有礼以节之，守几于不自在，故有乐以乐之。乐即是放开也。

国史不特作诗序，凡诗皆经其手删定。

明道初见谢，语人曰：此秀才展拓得开，将来可望。

卷二

仁是四肢不仁之仁，不仁是不识痛痒，仁是识痛痒。（曾氏本此下云，儒之仁佛之觉）

不知礼无以立。使人人皆能有立，天下有治而无乱。（曾本此下云，不知礼无以为君子，非谓君子也，谓学为君子者也。）

人湏识其真心。见孺子将入井时是真心也，非思而得也，非勉而中也。予尝学射，到一把处难去，半把处尤难去，则恁地放了底多。昔有人学射，模得镞与把齐，然后放。学者纔有些所得，便住人多易住。唯颜子善学，故孔子有见其进未见其止之叹，须是百尺竿头更进始得。（曾本云：予尝学射到一把[去声]处难去，半把尤难去。到一把放了底多，半把放了者尤多，少有镞齐放者。人有学射，模得镞与把齐，然后放。因举伯淳语曰：射法具而不满者，无志者也。学者纔少有所得，便住人多易住。伯淳常有语，学者如登山，平处孰不阔步，到峻处便往。佛家有小歇场大歇场，到孟子处更一作便是好歇，唯颜子善学，故孔子有见其进未见其止之叹，须是百尺竿头更须进步始得。学者日每进语相契，伯淳必曰更湏勉力）

问子思曰小人之中庸，小人何故有中庸？曰：小人之中庸者，小人自以为中庸，小人以他安常习，故处为中庸，故无忌惮也。君子而时中，无往而不中也。中无定体，须是权以取中，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今人以变诈为权，便不壞了权字？（曾本云：问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，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，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？或曰小人自以中庸是否？曰：不湏着反字。小人之中庸者，小人自以为中庸。小人以能安常习，故处为中庸，故无忌惮也。君子而时中，无往而非中也。中无定体。因指所执扇曰：以长短言之，则彼为中；以轻重言之，则此为中。湏权轻重以取中 [吴本云：因指所执扇曰：以扇头为中，则扇柄非中也。湏是以轻重之中为中] 如此又却是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。今人以变诈为权，便不壞了权字。）

学者且湏是穷理，物物皆有理，穷理则能知天之所为。知天之所为，则与天为一。与天为一，无往而非理也。穷理则是寻个是处，有我不能穷理，人谁识真我，何者为我理，便是我穷理之至，自然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。曰：理必物物而穷之乎？曰：必穷其大者，理一而已。一处理穷，触处皆通。恕其穷理之本欤？（曾本云：学者先湏穷理，因摇扇曰：此亦理，物物皆有理，自然之理也，天也。穷理则能知天之所为，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，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。穷理只是寻个是处。有我不能穷理，人谁识真我，何者为我理，便是我格物穷理也。格物必至于知，至不知至是犹识金，安知其非鍤石也。故必知至，然后能意诚穷之，至自然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，从容中道。问：理湏物物穷否？曰：理一而已，一处理通，触处皆通。物虽细者，亦有理也。）

今之学湏是如饥之湏食，寒之湏衣始得。若只欲彼善于此则不得 [一作不可]

释与吾儒有非同非不同处，盖理之精微处，纔有私意，便支离了。（曾本云：释氏之与吾儒湏认取精微处，有非同非不同处，湏认得理之精微处。纔有私意，便支离了。）

问敬慎有异否，曰：执轻如不克，执虚如执盈，慎之至也。敬则慎在其中矣。敬则外物不能易。学者须去却不合做底事，则于敬有功，敬换不得方其敬也。甚物事换得？因指所坐亭子曰：这个亭子，须只换做白冈院亭子，却着甚底换得？曰：学者未能便穷理，莫须先省事否？曰：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。须就事上做工夫，如或人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，有此理，然静而动者多，动而静者少，故多着静不妨。人须是卓立中涂，不得执一边。（曾本云：问敬与慎同异，曰：执轻如不克，执虚如执盈，入虚如有人，慎之至也。敬则慎在其中矣。敬则外物不能易，坐如尸立如斋，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非礼勿言

动视聽，湏是如顏子事斯語〔吳本有始得字〕。鄭氏云，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，是不可湏與離也。曰：固是。昔日作課簿，以記日用言，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，昔日學時只垂足坐，不敢盤足，因說伯淳終日坐如泥塑人，然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，所謂望之俨然即之也溫。又云：昔日用工處甚多，但不敢說與諸公，恐諸公以謂湏得如此〔此下湏去不合做底事至多着靜不妨與胡氏本同〕。昔伯淳先生教予，只管看他言語。伯淳曰，與賢說話，却似扶醉漢，救得一邊，倒了一邊，只怕人執着一邊。)

或問：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，人必笑，然我未有所得，湏直情言之。若掩藏畏人笑，徒自欺耳。此言何如？曰：是也。謂同坐諸子曰：亦湏切記此語。

昔在二先生門下，伯淳最愛中立，正叔最愛定夫。觀二人氣象亦相似。默而識之，與書紳者異矣。

天理也，人亦理也，循理則與天為一。與天為一，我非我也，理也。理非理也，天也。唯文王有純德，故曰在帝左右。帝謂文王，帝是天之作用處。或曰：意必固我有一焉，則與天地不相似矣。曰：然。理上怎安得個字。易曰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。相似猶自是語。

問敬之貌如何，曰：于伊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。問曰：學為敬不免有矜持，如何？曰：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，用心過當便有失。要在勿忘勿助之間耳。曰：初學莫未能和樂否？曰：雖不能便和樂，亦須以和樂養之。（曾本云：問執輕如不克是慎之貌也，如何是敬之貌？每遇事着心是否？曰：于伊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。問始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否？尋常矜持甚覺勞是否？曰：太矜持却不是如尋常做事，用心過當却有失。在勿忘勿助間耳。強有力者亦須做得徹然。人亦須量力，太強其心却成狂妄念起也，且放去。又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，曰：豈免念起？須識得念起時。又問中心斯須不和不樂，則鄙詐之心入之矣；外貌斯須，不庄不敬，則慢易之心入之矣。初學能至此否？曰：雖未能便至和樂，亦須以和樂養之。此交相養之道也。又問靜時悠悠思多，如何去得？曰：能敬則悠悠思住不得自去。）

問：言動非禮，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？曰：四者皆不可易，易即多非禮。故仁者先難而后獲，所謂難者，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。又曰：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，君子之言聽之也厲，須存這個氣味在胷中，朝夕玩味方可。（曾本云：問：顏子請事斯語非禮則勿視聽言動若言動非禮則止，甚分明。視聽如何得合禮？曰：視聽言動皆不可易，易則非禮，故仁者先難而后獲，所謂難者，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，仰面貪看鳥回頭錯，應人視聽，不以我也，胷失之矣。又曰：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，君子之言聽之也厲，須存這個

气味在胷中，朝夕玩味，不须转说与人。不说与人〔吴本有不字〕是吝，轻说与人人未必信，况〔吴本无此上五字〕使人生鄙悖之心。却是自家不是。须留在胷中且看。寻常有些自得事在胷中，别纔说了，又别只看。不言不语底人，做得出恶来也毒）

问儒佛之辨，曰：吾儒下学而上达，穷理之至，自然见道，与天为一。故孔子曰，知我者其天乎。以天为我也。佛氏不从理来，故不自信，必待人证明然后信。（曾本云：问佛氏见得何故不肯就理？曰：既见了自是不肯就理。因举正叔视伯淳坟侍行，问儒佛之辨。正叔指坟围曰：吾儒从里面做，岂有不见。佛氏只从墙外见了，却不肯入来做。不可谓佛氏无见处，吾儒下学而上达，穷理之至，自然见道，与天为一。故孔子曰，知我者其天乎。以天为我也。故自理去则见得牢，亦自信得。及佛氏不从理来，故不自信，必待人证明然后信。）

问忠恕之别，曰：犹形影也。无忠做恕不出来，恕如心而已。恕天道也。（曾本云：问忠恕，曰：犹形影也，无忠做恕不出来，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诸人，说得自分明。恕如心而已。恕天道也。伯淳曰：天地变化草木蕃，是天地之恕。天地闭贤人隐，是天地之不恕。朱问天地何故亦有不恕？曰：天无意，天因人者也。若不因人，何故人能与天为一？故有意必固我m则与天地不相似）

能穷理m理穷〔吴本无此上二字〕则便尽性，性尽便知命，因指屋柱曰：此木可以为柱者，理也。其曲直者，性也。所以为曲直者，命。理性命一而已。

门人有初见请教者，先生曰：人须先立志，志立则有根本。因指小树子：须是先生根本，然后栽培。又曰：须是有诸己。有诸己之谓信。指小树：有个根本在，始培养灌溉，既成就为合抱之木。若无根本，又培养个甚么？又曰：此学不可将以为善，后学为人〔此下与胡氏本皆同〕。

问视听言动，合理而与礼不相合，如何？曰：言动犹可以礼，视听有甚礼文？以斯视以斯听，自然合理。合理便合礼文，循理便是复礼。（曾本云：问合视听言动处。视听言动只是理，何故得合礼？曰：怎生外面讨得礼文来合？循礼便是复礼。言动犹可以有礼文，视听有甚礼文？以斯视以斯听，自然合理。合这个理字，便合礼文，礼理之不可易者也，只是一个敬字。）

问：言有物而行有常，如何是有物？曰：妄则无物。物则是个实，存诚则有物。曰：敬是存诚之道否？曰：是也。须是体便见得。（曾本云：问言有物而行有常，如何是有物？曰：妄则无物，是不诚也。不诚无物，诚者物之终始。终始者有常之谓也。物则是个实，存诚则有物。问敬是存诚之道否？曰：须

是体便见得。)

学须是熟讲。(曾本云：学不讲，用尽工夫只是旧时人。学之不讲，是吾忧也。仁亦在夫熟之而已。)

这个人与这个仁，相合为一便是道。道立则仁与人之名亡矣。

问：孟子云知天事天，如何别？曰：今人莫不知有君，能事其君者少。存心养性便是事天处。曰：心性何别？曰：心是发用处，性是自性。(曾本云：石问：孟子所谓尽其心者，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，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。知天事天如何？曰：事天又别。问：知天莫便能事天否？曰：不然。且如今人，莫不知有君父，能事君父者少，存心养心便是事天处。朱曰：事天工夫最难周。曰：事则是不违。又问：心与性是如何？曰：心是发用处，性是自然。)

学须先从理上学，尽人之理斯尽天之理，学斯达矣。下学而上达，其意如此，故曰知我者其天乎。人心与天地一般，只为私心[一本作意]自小了，任理因物而已，无与焉天而已。岂止与天地一般，只便是天地。

李泌不娶妻，食肉，见他已甚，必不能久。亦自无此理。如今只是学个依本分。

今人有明知此事义理有不可，尚吝惜不肯舍去，只是不勇。与月攘一鸡何异？天下之达德三，智仁勇，如斯而已。

有所偏且克将去，尚恐不恰好，不须虑恐过甚。(曾本此下注云：矫揉就中之谓也。)

问：一日静坐，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气中，此是仁否？曰：此只是静中工夫，只是心虚气平也。须于应事时有此气象方好。

义重于生则舍生取义，生重于义则当舍义取生。最要临时权轻重以取中。

佛之论性，如儒之论心。佛之论心，如儒之论意。循天之理便是性，不可容些私意。纔有意，便不能与天为一。(曾本此下云：便非天性。)

闻见之知非真知也，知水火自然不蹈，真知故也。真知自然行之不难。真知而行，未免有意，意有尽时。

孟子论性善，论之至也。性非不可为不善，但非性之至。如水之就下，抔击之非不可上，但非水之性。性虽可以为不善，然善者依旧在，观过斯知仁，既是过那得仁，然仁亦自在。

学者先学文，鲜有能至道。至如博观泛览，亦自为害。故明道先生教予尝曰：贤读书慎勿寻行数墨。(曾本云：论楚州徐仲车所论，煞得中体，却谓人不可不作文，犹且演义礼作诗赋，多是寻人意不到处，遶天十八遭走几时。曾

教在宅中学者先学文，鲜有能至道。又云：至如博观泛览，亦自为害。因举伯淳语云：贤读书慎勿寻行数墨。黎云：古禅老有遮眼之说，盖有所得，以经遮眼可也。无所得，所谓牛皮也，须穿透。）

或以诚为專意，先生曰：诚是实理，不是專。（曾本云：诚是实理，不是專一。寻常人谓至诚至是谓專一，如恶恶臭好好色，不是安排来。）

鸢飞戾天鱼跃于渊，无些私意。上下察以明道体无所不在，非指鸢鱼而言也。若指鸢鱼为言，则上面更有天，下面更有地，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，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。（曾本此下云：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〔吴本作贤〕，做不得，然常懷此意在胷中。在曾点看着正可笑尔。学者不可着一事在胷中，纔着些事便不得其正，且道曾点有甚事，，列子御风事近之。然易做，只是无心近于忘。）

敬是常惺惺法，心斋是事事放下。其理不同，或以知言养气为一道事。先生曰：知言是智养气是仁，浩然之气须于心得其正时识取。（曾本云：问：养气只是集义所生，亦须壮其气，盛气以作事否？曰：亦须壮着气。如今人有气，索时安能充其体？况塞天地。明道云：何谓浩然之气？曰难言也，是孟子有此气，其下旁说大纲。问：知言养气，或谓辞气是一道事。曰：知言是智养气是仁。又问：行有不慊于心，或谓多不字。曰：慊是厌足之意。看不厌足时人气如何？又曰：要识浩然之气，于心得其正识取。又曰：志与气交相养，故下面论心，然亦须外面养他。问：与元道相似否？曰：是气与神合，只是能配义与道。又问：如今有盛气人，作事不是却无忌惮。〔此系是吴本，却有不是，事出于记义〕能不慊否？曰：如此安能浩然？浩然是无亏欠时。）

或曰矜夸为害最大。先生曰：舜传位与禹是大小大事，只称他不矜不伐。若无矜伐，更有甚事？人有己便有夸心立，己与物几时到得与天为一处？须是克己，纔觉时便克将去，从偏胜处克。克己之私则见理矣。曰：独处时未必有此心，多是见人后如此。曰：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，许大子路，孔子却只称其如此，只为他心下无事。此等事打迭过，不怕此心因事出来，正好着工夫。不见可欲，却无下工夫处。曰：有人未必有所得，却能守本分，何也？曰：亦有之人之病不一。此是贤病，人却别有病处。（曾本云：问某有一病，且如作一简，便须安排言语写教如法，要人传玩。饭一客便要器皿饮馔如法，教人感激。推此每事皆然。先生曰：此夸心欲以胜人，皆私也。作简请客如法，是合做底，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。此病根因甚有？只为不合有己得人道好，于我何加？因说孟子就宫室之美妻妾之奉，所识穷乏者得我与皆是有物欲心。如今老郎家亦恐不免。又云：有人爱骑好马，道长人精神。又思古人有自为衣服制度者，推此多少般不可胜数。此所谓玩悦小儿家具。〔吴本有曰

然底此四字] 因举孟之反事，予曰今人亦有能此，又须要人知其不伐。先生笑曰：直如此巧 [吴本有如是底]。又曰：舜传位与禹，是大小大事，只称他不矜不伐。若无矜伐更有甚事？夸胜为矜，有其善为伐。矜伐煞害事。又问：更有一病，称好则溢美，称不好则溢恶，此犹是好恶使然，且如今日泥泞只是五寸，须说一尺，有利害犹且得，无利害须要如此，此病在甚处？曰：欲以意气加人，亦是夸心。有人做作说话，张筋弩脉，皆为有己，立己与物，几时到得与天为一处？须是克己，纔觉时便克将去，从偏胜处克，克者胜之之谓也。又问：独处无事时未必有此心，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，不能忘我。至末事，如见人着好衣便爱着好衣，未必是自家本意，多是为他人。曰：子路衣敝缁袍，许大子路，却只以此称他，只为心下无此等事，打迭得过。又云：亦须就事上做工夫，不怕此心因事出来，正好处置，与心自为赏罚，不见可欲，却无下工夫处。又问：有一般人未必有所得，却能守本分，不要夸胜人。曰：亦有之，然人之病不一，此贤病。人却别有病处。）

或曰：无学之人，好恶直做得十分。儒者纔有道理，去不得处便住。先生曰：真儒不到得窒碍，不能变通，乃腐儒尔。此汉高所以慢骂者也（曾本云：问：尧夫论霍光周勃做得许大事，只为无学问。无学问人做事，好恶直到十分。意谓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处，便住。更前面有甚大事也？不管不肯枉尺直寻，是否？先生曰：此亦一说。真儒不到得窒碍处，不能通变，乃腐儒尔。此高祖所慢骂者。因举张良立太子，却致四皓，所谓纳约自牖，从人君明处纳也）

问学诗之法，曰：诗须讽咏以得之，发乎情性止乎礼义，便是法。（曾本云：问学诗以何为先？云：先识取六义体面。又问：莫须于小序中求否？云：小序亦不尽，更有诗中以下句证上句，不可泥训诂，须讽咏以得之。发乎情性，止乎礼义，便是法。）

诚是无亏欠，忠是实有之理。忠近于诚，问闻见比昔日全别，唯是见义未能决烈，便为未能得别如旧。谢子曰：使贤当初见二先生，革一革便别。须是有道理，革之不革，其旧安能从新。不见异人，当读异书。

投壶非着意非不着意，莫知其所以然而中，此神之所为也。但教每事如此。

谢子见河南夫子，辞而归。尹子送焉。问曰：何以教我？谢子曰：吾徒朝夕从先生，见行则学，闻言则识。譬如有人服乌头者，方其服也颜色悦怿 [一本作泽]，筋力强盛，一旦乌头力去，将如之何？尹子反以告夫子，夫子曰：可谓益友矣。

明道见谢子记问甚博，曰：贤却记得许多，可谓玩物丧志。谢子被他折难

，身汗面赤。先生曰：只此便是惻隱之心。〔惻然有隱之心〕

为学必以圣人为之则，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业自期，降此宁足道乎。

元城曰：诚意积于中者既厚，则感动于外者亦深。故伯淳所在临政，上下自然响应。

四十万人死于长平，皆命乎？曰：可知皆是命，只被人眼孔小。

卷三

心本一支离，而去者乃意尔。

看文字须是一看过领得，方是理通。

克己须是从性偏难克去处克将去，克己之私，则心虚见理矣。

问思可去否，曰：思如何去？思曰睿，睿作圣，思岂可去？陈问：遇事出言，每思而发，是否？曰：虽不中不逮矣。

释氏所以不如吾儒，无义以方外一节。义以方外，便是穷理，释氏却以理为障碍然。不可谓释氏无见处，但见了不肯就理。诸公不须寻见处，但且敬与穷理，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然后成德，故曰德不孤。

昔从明道伊川学者多有语录，唯某不曾录。常存着他这意思，写在册子上，失了他这意思。因言二刘各录得数册，又云一段事纔录得，转了一字便坏了一段。意思昔录五经语作一册，伯淳见曰：玩物丧志。

伯淳谓正叔曰：异日能尊师道是二哥。若接引后学，随人才而成就之，则不敢让。

懷錮蔽自欺之心，长虚骄自大之气，皆好名之故。

伯淳常谈诗，并不下一字训诂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，点〔平声〕掇地念过，便教人省悟。又曰：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。

邢七云：一日三点检。伯淳曰：可哀也哉，其余时勾当甚事？盖效三省之说错了，可见不曾用工，又多逐人面上说一般话。伯淳责之，邢曰：无可说。伯淳曰：无可说，便不得不说。

张横渠着正蒙时，处处置砚笔，得意即书。伯淳云：子厚却如此不熟。

尧夫易数甚精，自来推长厯者，至久必差，惟尧夫不然，指一二近事，当面可验。明道云：待要传与某兄弟，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？须是二十年工夫。或云邢七好学，明道云：邢七二十年里头待做多少事，岂肯学这底。或云邢七要学，尧夫不肯曰：徒长奸雄。谢云：恨某生不早，却辨得弟子之礼。明道笑云：贤却没放过底事。尧夫初学于李挺之，师礼甚严，虽在一野店饭，必褰坐必拜。欲学尧夫，必亦如此。伯淳闻说甚熟，一日因监试无事，以其说推算之，皆合。出谓尧夫曰：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，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。尧夫惊抚其背曰：大哥，你怎恁他聪明。伊川谓尧夫：知易数为知天，知易理为知天

，须还知理为知天？因说今年雷起某处，伊川云：尧夫怎知某便知？又问甚处起，伊川云：起处起。尧夫愕然。他日伊川问明道曰：加倍之数如何？曰：却忘之矣。因叹其心无偏系如此。

聽其言也厉，须是有力。某寻常纔觉心不在时，语便无力。

敬只是与事为一，未论得是不是。问：此有存主不逐彼去，是敬之理否？曰：先有存主，然后视聽言动却汗漫了，且只认取与事为一时，便是敬。其它说各是一理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方做一事，忘了其它，亦不免。颜子闻一知十人之才，犹自请事斯语。

问：多爱记事，如明日有件事，今日一日记着。往日有件事，只今不肯放下，至如事过，又须追思，知其非而无法以处之。又每遇事多急躁，常自讼之，云事之未来，不须预忧；事之方至，不须忙迫；事之过去，不须追悔。终之以一毫不立，唯觉而已。然终未得如愿。先生云：须是这个道理处之。某旧有疑疾，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，后行一气法，名五元化气。素问有其说，而无其法，初传时，云行之能于事无凝滞。某行一遍，两月便觉其效。问云：所病心疾也，而此法何以能平之？答云：气能动其心，和其气。所以和其心也。喜怒衰乐失其节，皆是病。

端立问：畅论敬云正其衣冠，端坐俨然，自有一般气象。某尝以其说行之，果如其说。此是敬否？曰：不如执事上寻便更分明。事思敬，居处恭，执事敬。若只是静坐时有之，却只是坐如尸也。

举明道云忠恕两字，要除一个不得。

敏是得理之速，明理而行。不期而速非是，手忙脚乱。

与其得罪于州闾乡党宁孰谏，是父母之过，未至此不可谏也。子曰煞有人为孝弟。（按本子做：不能以义处，却致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，极好笑。先生然之）

明道云，病卧于床，委之庸医，比于不慈不孝。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。

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只就性上看。

必有事焉而勿正心，是持敬否？是矜持过当否？曰：近之。答季向书云：每闻进学甚力，深慰此懷。兹承恩喻，尤见好悦，岂不欲倾尽所知，顾未识所疑安在，难以毫楮而泛论也。然秦汉以来，学虽不明，而为善者不絕于天下，天下若能志于大者遠者，不为目前移夺，虽是非小有失中，大体固已立矣。不失此心可也。

或问：天下多少事，如何见得是处？曰：穷理便见得。事不胜穷，理则一也。

答胡康侯小简云：承进学之意浸灌，深所望于左右。儒异于禅，正在下学

。如颜子工夫，真百世轨范，舍此应无入路，无住宅，三二十年不觉便虚过了，可戒幸毋忽。朱君闻进学可喜，向亦尝讲仁敬之说，当不忘之。游于河南之门者甚多，不知从事于斯，则见功不逮。行之方可信此语也。

又答简云：盖如语録，只少却三两字，便血脉不贯，其语不活。如春秋之说正如此。幸亮之。春秋大约如法家断例也，折以中道耳。承谕进学加功处，甚善甚善。若欲少立得住，做自家物，须着如此。迩来学者何足道，能言真如鸚鵡也。富贵利达，今人少见出脱得者，所以全看不得。难以好事期待也。非是小事切须勉之，透得名利關，便是小歇处。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，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。不然休说。

总老尝问一官员云：默而识之，是识个甚？无入而不自得，是得个甚？

跋

右上蔡先生语録三篇。先生姓谢氏，名良佐，字显道，学于程夫子昆弟之门，笃志力行，于从游诸公间所见甚为超越。有论语说行于世。而此书传者盖鲜焉。熹初得友人括苍吴任写本一篇〔题曰上蔡先生语録〕，后得吴中版本一篇〔题曰逍遥先生语録，陈晋江续之，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孙少卿及天隱之子希元者〕，三家之书皆温陵曾恬天隱所记，最后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于公孙子籍溪先生〔题曰谢子雅宫〕，凡书四篇，以相參较。胡氏上篇五十五章，记文定公问答，皆他书所无有，而提纲挈领指示学者用力处，亦卓然非他书所及。下篇四十七章，与版本吴氏本略同，然时有小异，盖损益曾氏所记而精约过之。辄因其旧，定着为二篇，且着曾氏本语及吴本异同，悉注其下，以备参考。独版本所增多犹百余章，然或失本指，杂他书，其无者五十余章，至诋程氏以助佛学，直以或者目程氏，而以予曰自起其辞，皆荒浪无根，非先生所宜言，亦不类答问记述之体。意近世学佛者私窃为之，以伉其术。偶出于曾氏杂记异闻之书，而传者弗深考，遂附之于先生，传之久遠，疑误后学，使先生为得臯于程夫子，而曾氏为得臯于先生者，则必是书之为也。故窃不自知其固陋，辄放而絕之，虽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辞也。其余所谓失本指杂他书甚者亦颇刊去，而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，别为一篇。然记录不精，仅存彷彿，非复前篇比矣。凡所定著书三篇已校定，可缮寫，因论其所以然之意附见其后，以俟知言。有道之君子考而择焉。绍兴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谨书

宪大观初年在长沙侍文定公左右，每听说上蔡先生之学问，以为其言善启发人。其后在荆门学舍从朱二丈子发游，甚欵。子发所得话言及书疏必以相示，云先生监西竹木场，曰自太学往见之，坐定，子发进曰：震愿见先生久矣，今日之来无以发问，不知先生何以见教？先生曰：好与贤说一部论语。子发

愕然，意日刻如此，何由欵其讲说。已而具饮酒五行，只说他话。及茶罢，掀髯曰：听说论语，首举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，虽少必作，过之必趋。又举师冕见及阶，子曰阶也，及席，子曰席也。皆坐，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。子张问曰，与师言之道与，子曰然，固相师之道也。夫圣人之道，无显无微，无内无外，由洒埽应对进退以至于天道，本末一贯，一部论语只恁地看。其后有书答子发云：窃承求志有味道腴是嗜信，后当益佳。胜康侯谓公博洽，少辈未知。公既宅心道学之后处之当何如。昔见明道先生读前汉书，未尝蹉过一字，至见他人有记问者，则曰：玩物丧志。此可以窥其意旨也。宪因读朱元晦所定着上蔡先生语录三卷，得以详观其是正。精审去取不苟，可传信于久远。窃叹其志尚如此，而自惟畴昔所闻，将恐零落，辄书以附于卷之末焉。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籍溪胡宪跋

熹顷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，未及脱藁而或者传去，遂侵木于贛上。愚意每遗恨焉。比因闲暇，复为定着此本，然亦未敢自以为可传也。因念往时削去版本五十余章，特以理推知，其决非先生语。初未尝有所考验，亦不知其果出于何人也。后籍溪胡先生入都，于其学者吕祖谦得江民表辨道录一编，读之则尽向所削去五十余章者，首尾次序无一字之差，然后知其为江公所著，而非谢氏之语，益以明白。夫江公行谊风节，固当世所推高，而陈忠肃公文尝称其论明道先生，有足目相应之语，盖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。而其为言若此，岂差之毫厘则失千里之缪，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。因书以自警，且示读者使毋疑。旧传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，今并掇其精要之语，附三篇之后云。干道戊子四月壬申熹谨记。